

【陵川文史资料】丛书

郝文忠公

陵川文集

【撰】（元）郝经
【点校】秦雪清
【审校】张儒

山西人民出版社

山西古籍出版社

【陵川文史资料】丛书

郝文忠公

陵川文集

【撰】（元）郝经 【点校】秦雪清 【审校】张儒

山西人民出版社
山西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元)郝经著;秦雪清整理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1
(陵川文史资料丛书)
ISBN 7-203-05501-9

I. 郝… II. ①郝…②秦… III. 郝经(1223~1273)-文集 IV. Z4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5205 号

书 名: 陵川文史资料丛书·郝文忠公陵川文集

著 者:郝 经	网 址:www.sxskcb.com
责任编辑:贾 娟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出 版 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晋城市新起点印务(广告)有限公司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开 本:787×1092 1/16
邮 编:030012	印 张:48.25
电 话:0351—4922220(发行中心)	字 数:740 千字
	印 数:1—3000
E-mail: Fxzx @sxskcb.com(发行中心)	版 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
Web@sxskcb.com(信息室)	印 次:200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18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编委会

主 任 张满祥

副主任 焦光善 程 琳 谢克敏 郭彦明

李凤远 常振华 李晓玲

编 委 侯保成 李保龙 张德富 李永富 杜龙旺

薛玉红 张 儒 常建华 赵根昌 秦雪清

主 编 常振华

点 校 秦雪清

审 校 张 儒

出版说明

郝经（1223—1275），字伯常，泽州（今晋城市）陵川人。其祖父郝天挺，一生从事教育事业，声名远播。忻州元格为其侄元好问计，特携其侄元好问来陵川任县令，使元好问求教于郝天挺门下，时间长达六年之久。郝经之父郝思温，继祖业而多才博学。郝经幼少之时，虽处战乱而苦学不辍，20岁时，一篇《与北平王子正先生论道学书》名震京师，被顺天府左副元帅贾辅、冀国公张柔相继延聘为家教。33岁时被忽必烈诏往，作为忽必烈的重要幕僚，任宣抚副使、宣抚使，随其南征北讨，期间奏议多达数十万言，忽必烈所采用者“十六七”。38岁时以翰林侍读学士、国信大使身份，佩金虎符出使南宋，以求达到“通好、弭兵、息民”的良好愿望。然而，一方面，此时恰逢宋相贾似道撰写《福华编》歌颂其鄂州一役以败为胜之事，郝经一到，鄂州一役的真相必然败露；另一方面，平章政事王文统忌其才德，指使其婿李璫无端挑起边衅，授宋人以口实。所以，致使郝经在真州被拘，并且时间长达16年之久。至元十二年，即公元1275年归国时，郝经已是53岁，不久即因宿疾发作而逝，谥曰“文忠”。

郝经在真州被拘的16年中，身奉使而不辱，志愈禁而愈坚，吟咏自若，讲学著书不辍，《郝文忠公陵川文集》是郝经与其书状官荀仲道于1274年根据“记忆所及”编辑而成的一部综合性著述，计39卷，约60万字，其中收入了郝经一生所创作的包括20余种文学体裁在内的诗文900多篇（首），内容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哲学、史学、文学、书法以及天文历象等方面的诸多领域，是研究元代历史和郝经的一部重要文献。另外，还有《续后汉书》计120卷，百余万字。这两部书，向被文学和史学界所重视，明初被收入《永乐大典》，清乾隆时又均被收入《四库全书》。

据史载，郝经的著述，还有《春秋外传》、《周易外传》、《太极演》、《原古录》、《通鉴书法》、《玉衡真观》、《删注三子》、《一王雅》、《行人志》等。但因战乱变迁，除《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和《续后汉书》外，惜乎皆尽亡佚，的确是“九鼎一臠，令人徒增浩叹”。

元及元以后的明、清、民国时期直至现在，全国各地研究郝经的学者层出不穷。元时江汉赵复先生爱其文笔雄贍，练达性理，说：“江左为学读书如伯常者甚多。然，似吾伯常挺然一气立于天地之间者，盖亦鲜矣。”明初《永乐大典》总裁官宋濂在收入郝经的《陵川文集》时，有感于鸿雁传书之事，写下了《题郝伯常帛书后》一文。清时号称“天下第一才子”的《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晓岚则说：“其生平大节炳耀古今，而学问文章亦具有根柢。如太极、先天诸图说，辨微论数十篇及论学诸书，皆深切著明，洞见阃奥；周易、春秋诸传，于经术尤深。故其文雅健雄深，无宋末肤廓之习；其诗亦神思深秀，天骨秀拔，与其师元好问可以雁行。不但以忠义著也。”等等。700余年来，《中国文学通史》、《中国哲学通史》、《中国军事通史》等无一不提到郝经的文学成就、哲学思想和军事理论，以及他对中华民族的团结与融合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陵川人在为郝经而感到无比骄傲的同时，已经更加认识到了文化的价值，更加认识到了文化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研究郝经，焕发郝经文化在陵川极其丰富的文化底蕴中的应有光彩，激发郝经文化在陵川加速发展的前进历程中的名人效应，是我们必须抓紧抓好的一件大事。为此，县委、县政府责成县政协在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职能的同时，要充分发挥自身人才智力优势，把金元文化尤其是郝经文化的研究与开发作为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去做。县政协的同志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了这个任务，并着眼于保存珍贵文史资料，让更多的人了解郝经、认识郝经和研究郝经，以严谨负责的态度开展了《郝文忠公陵川文集》的简体化与点校工作。《郝文忠公陵川文集》（简体点校本）的正式出版，为普及郝经文化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并标志着陵川郝经文化研究迈出了新的步子。我们殷切地希望，通过《郝文忠公陵川文集》（简体点校本）的出版发行，能够使包括我们陵川人在内的更多的有识之士，更加积极地投入到郝经文化研究的行列中来，更加齐心协力地投入到继承弘扬优秀历史文化、建设文化大县的伟大事业中来，真正为陵川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一种生机盎然、永不衰竭的内在精神活力。

本书编委会

2005年12月1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臣等谨案：

《陵川集》三十九卷，元郝经撰。经有《续后汉书》已著录，其生平大节炳耀古今，而学问文章亦具有根柢。如太极、先天诸图说，辨微论数十篇及论学诸书，皆深切著明，洞见阃奥；周易、春秋诸传，于经术尤深。故其文雅健雄深，无宋末肤廓之习；其诗亦神思深秀，天骨秀拔。与其师元好问可以雁行，不但以忠义著也。

延祐五年，经门人集贤大学士郭贯，请以是集与所作《续后汉书》官为刊板，付待制赵穆、编修官蒲道源等详定，得旨允行。卷首所载江西中书省札付、咨文，盖即其事。后官板散佚。明正德乙卯，沁水李叔渊重刻于鄂州，陈凤梧序之。康熙乙酉，武进陶自悦守泽州，得李本于州民武氏家，欲钹木，未果，仅为制序弁其首。乾隆戊午，凤台王鏐始校刊之。今所行者，皆鏐此本云。

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总纂官	臣纪昀	臣陆锡熊	臣孙士毅
总校官	臣陆费墀		

序

窃闻明道先生之令晋城也，创建学校，择乡之秀俊而教育之，亲为正句读。泽之士大夫承风向化，被儒服者，四野相望。逮乎金、元，其流风遗俗，日益隆茂，大儒辈出，济济洋洋，有齐、鲁之风而加厚焉。揽今追昔，乡校之故迹已湮，即当日之被其化而昌明其教者，有所撰述，以微言传后，其文词亦不概见矣。如郝文忠公者，泽之陵川人也。其生平忠诚大节，载在史册，彪炳千古。第知其人，必读其文章，究其轶事，以想见其为人，聊志私淑，以慰素心耳。

甲寅春，来守濩泽，知为郡之先贤，访其遗集，罕有知者。在郡三年，仅于陵川诸生武氏得其藏本，家已世守，不轻假人。爰效古人抄书之例，随阅随录，始得全书。

考公之崛起冀南，随先人避兵许昌，既而北迁满城。当是时，河朔之间兵锋充斥，黎民播迁。公克承家学，执业于铁佛寺中，昼庇家事，夜入书堂，冠衣不释，雠诵彻旦，如是者五年。受知于祁阳贾侯，居之万卷楼中，而其学业益粹。故其所著诗文闕中肆外，含英咀华，抽思逞辞，汪洋浩瀚，靡有涯涘。复皆准乎圣贤之精义，而左右逢原，吻合于道；其诠释性理诸图说，暨五经辨微等论，道彻天人，学该今古，更为渊邃。盖根柢于周、程而独造其微妙。且尝自诵曰：“不学无用学，不读非圣书，不务边幅事，不作章句儒。”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方当南北多故，人民疮痍，勤勤于仁民爱物之义，以感动人主，洵非托诸空言者可比。

公之先世业儒，至曾叔父东轩老，以先人及明道先生之门，教授乡曲，讲劄道艺，渊汇日深，得太极、先天之旨。其教后嗣，以治经行己为本。思夫绍兴而后，明道之教自北而南，伊洛坠绪，仅在河东郝氏之宗师，盖渊源有自矣。

及公之奉命使宋，馆留真州者十有六载。羁愁抑郁，人不堪其忧而处之泰然。其道益昌，其文益肆。中怀道义，有足多者。惜所著《周易》、《春秋》外传、《续后汉书》、《原古录》、《一王雅》等书皆不传。其叙载在集中，九鼎一臠，令人朵颐，索之不得，徒增浩叹。至若雁足帛书，使人异举，临文叹咏，迄今犹想见风姿。啮雪咽旃，节旄尽落，属国之精诚先后相媲美矣。遐思往迹，能无慨然？

前者武进艾圃陶先生曾牧是邦，亦录是集去。欲为重镌，仅冠以序，未遂其

志。后松坪王少司空，郡之乡先哲也。勤求掌故，有志重刊；会督饷秦川，亦未竟其事。今其令嗣涵紫，好学稽古，承先人志，付诸梨枣，阅三月而告竣。裒然成帙，问序于余。嗟乎！公之文章节义，冠冕金元，历亘古而弥新。然时移代迁，去古日远，鸿章杰作，其不与謏学鸢鸣同归泯泯者，曾几何哉！其集一刻于元，迄明再刻于楚，即今得武氏本也。鲁鱼亥豕，重难校讎，又得孝廉兴钩孔君辈勤加检阅，得成完书。因思河东文物自古劲豪，其有企郝氏之流风，不负明道先生之遗泽，倡明实学，继轨前贤，以复当时之盛。余忝郡守，能不登棣华之堂而兴叹羨也耶？

乾隆三年戊午初夏，泽州守钱塘朱樟序。

序

是事也，实倡于余。而余友范君匡来，自为启一通，与家渭田，有征资约，余特未预知也。越数月，匡来过余，握手而饮，言志适合。余因愚渭田，合乃兄湘若，裒金若干，余力裒金若干。时鹿田太守裔孙铎，市版漳南，余亲往纳直，捆载以归。几以成余友志，而弗敢自为功也。版计四百余片，共耗金若干数，今贮余家之我书楼。

嘉庆戊午夏日，高都张大绂梅南氏谨序。

序

郝文忠公为元初理学名儒，文章事业，彪炳宇宙，迄今垂四百年，海内操觚之士，咸仰若山斗。先曾伯祖鹿田公守泽时，尝抚其后裔，搜其遗文，慨然曰：“史册所载，纪其大略而已。求文忠公之心源者，其在斯乎！”会乡先生涵紫王公，以旧版漫漶，检其残缺，序其颠末，重授梓人氏；且恳先曾伯祖，弁言于端。是文集一版。先曾伯祖曾几费心血，罢官后携以俱南。尝谓先祖曰：“《郝文忠公文集》，谈理论事，必衷至当，诗文词赋，亦不肯作秦、汉以下语，其殆登吾考亭之堂，而欲入其室耶！”爰摹刻成帙，以公同志，版藏诸家，今几六十载矣。小子铎少承祖训，尝奉为圭璧。数年来奔走京尘，宦游四方，终无定所。癸丑春，服闋南旋，启视家笥书卷，半饱脉望，惟文忠公文集一版，依然无恙，因船载以北。比至邨，适友人魏梦熊，偕张公梅南造铎构观焉。公，郝公里人也。居平所志所学，咸以文忠公为师承。

其重斯板也，与铤有同心焉，因解篋遗之。庶读其书，如见郝公乎！

噫，斯版也，自北而南者，复自南而北，迢迢数千里，仍归故土，是岂张公爱慕之诚感而致耶？抑文忠公有灵有以呵护其间耶？因走笔书之，以志其事。

乾隆甲寅孟春月，钱塘朱铤敬序。

陶序

明道立教之谓：“文，何代蔑有？其间升降随乎运会，而显晦因之六经，道言‘无意成文，文之至也’。”先秦、两汉下，由文溯道，叠更盛衰。后或弗逮夫前，变而不失其正。其人类皆娴经术，贯百氏，大放厥辞，力回澜倒，中流一壺，如马、班、贾、董、韩、李、欧、曾之徒，代兴者是，情有各深，才非相借，雄长一时，群遂奉之为宗。而旁出唐子末由，窜入正统，则古今一辙。援此以定南渡金、元之文，莫不然矣。

陵川郝伯常先生崛起冀南，奉使不辱，中诚大节，载在《元史》间。尝取其世论之当，干戈俶扰之秋，齐盟早渝，邾莒不狎，宁复知有通经学古之事？先生蒙难，艰贞不夷其明，蕴酿载籍，发为瞻博宏肆之言。理性得之江汉赵复，法度得之遗山元好问，而独申己见，左右逢源，固自有其文，以之骅骝前哲何愧！嗣后姚氏燧、虞氏集、揭氏傒斯、戴氏表元、黄氏潛、柳氏贯、欧阳氏玄、吴氏莱，咸以其文成一家言，有名元代，非先生导其先路哉？盖作者难，识者尤不易。历下李攀龙创论“不读唐以后书”，貌史汉皮毛者靡然从之，以故近世遗文放失，间脱蠹口，则烟煤皮阁者多在。昔昌黎起衰八代，必俟二百年后，六一居士得旧本韩文，为之演绎，其学始昌，他可知已。故明三数巨儒，讲求复古，不以世限，往往掇拾标举，疏通证明，若所称牧庵、道园诸君子之书，次第昭布。先生所著《续后汉书》暨《易》、《春秋》外传、《太极演》等书，不下数百卷，俱不传。其文集三十九卷，曾一刻于元，迨明武宗朝，沁水李司农叔渊官楚，复镂诸板，江右陈司空文鸣为之序，其本行于北，东南学士罕藏之。余愿见既久，购不获。会移知泽州，岁乙酉纂修郡志，遍搜，得李刻全册于陵，大喜逾望，惜鲁鱼漫漶。访他邑，又见一前本似初刷者，颇明晰，较其可知，余则姑付阙如。因叹先生之文，宜冠元儒。遭逢不偶，至宋被留真州十六年。当时其地守臣请与张璠、吴澄并祀曰“三贤祠”，讫今不可问。陵川故里庙亦颓废，制作迨将渐灭，此大阙轶事，忝守先生乡，责不在我乎？檄属鼎新其祠，

爰举前集，命刊梨以行。敢谓先生异世之桓谭，聊志私淑，且厌求者心尔，然后知处晦之必有时而显。先生实大声宏，光芒终不可掩。旷在易代，一遇于余则表而出之。彼雷同剽窃、庞无一物者，即汗牛充栋，初何异水火之投？抚先生集，于是乎有感。诗文具在，卓为诸大家后劲，固也。余览其《论兵议》及《上宋主万言书》，通达国体，指陈利害，务俾守以持重，答天心，惜民命，于和议拳拳三致意，非空言无实可比，其见超矣。经济专门，望洋徒叹，孰云文士弗适于用哉？发微者当自得之，沾沾源流派别，又可置弗论焉。

泽州牧武进陶自悦撰。

原 序

文所以载道，道一也，而文则随时而变焉。有唐、虞、三代之文，有先秦、两汉之文，有魏、晋之文，有唐人之文，有宋人之文，有元人之文。唐、虞、三代之文，简古不可尚已；秦、汉而下，愈变则愈繁；至于元，而文之变极矣。文虽以时异，而道未尝不寓焉。其言比于道者，文之粹者也；其言齟于道者，文之驳者也。若陵川郝公之文，其元文中之杰然者乎！公生于冀，而仕于元，少颖敏，有大志，自六经、诸子、历代史传，以至天文、兵律，无不淹贯洞达，其学博，其才赡。故发而为文也，汪洋滂沛，如大河东注，一泻千里；抑扬起伏，如太行诸峰，层见叠出。盖积之深而发之盛，理固然也。

公尝以元世祖即位，奉使输平于宋。适理宗末季，贾似道误国，遣人幽公于真州者十有六年。公处困而裕，方且日以著述为事，初无抑郁无聊之态，则其所养又可知已。文集凡若干卷，板行于元，久而散逸，见者鲜焉。吾大宪长李先生叔渊，博学好古，以公乡先哲也，景慕之尤深，求其集逾二十年，始得全帙，如获拱璧，遂手校而刻之梓以传。

呜呼！宋开庆间，公从元世祖，次师于鄂，登高吊古，其咏武昌三节妇诗实载集中，则鄂固公所尝游览之地也。距今二百余年，而文集乃刻于兹，夫岂偶然也哉？抑公之所著，有《续后汉书》及《易》、《春秋》内外传，皆卓然自成一家，惜乎无传焉。安知是集一出，不有因之而旁求者乎？

公名经，字伯常，谥文忠，世家泽之陵川，其履历颠末，具在铭志，兹故得而略云。

正德二年，岁在丁卯春正月吉，赐进士出身、奉议大夫、湖广等处提刑、按察司僉事、奉敕提督学政、前翰林院庶吉士庐陵陈凤梧谨序。

旧序

国初未遑文治，不阶教育。奋然自励，致海内盛名，文章事业，耆旧推重，时辈莫敢与角。若国信使、赠昭文馆大学士、荣禄大夫、司徒、冀国公，谥文忠，郝公真豪杰之士哉！公讳经，字伯常，上世泽州之陵川人。八世义居儒行，师表一乡，至公恢大素业。蔡国张公馆于家，世皇闻之，首加礼聘。奏对屡称旨，益奇之。南征挈以偕行，授江淮宣抚副使。中统初，选充宋使，留十有六年。不辱君命，天下户知之（详见《隧铭》洎《神道碑》）。今集贤大学士郭公贯，幼从公学，其任礼部尚书也，请刊其遗文，朝廷从之。事属江西行省，以序见征。

惟公挺不世出之才，蕴大有为之志，气刚以大，学博而充。陈时政兵事，绰见经济之能；传《周易》、《春秋》，深探幽隐之趣。正《蜀纪》，刊前史之谬误；移宋朝，悉和议之利害。杂著歌诗，涵泳古今，本原《骚》、《雅》，不失为奇作。使之参与庙谟，黼黻王度，斯民被泽，吾道增重也必矣。方群贤汇进之秋，乃远涉江淮，投身虎口。及归，年德耆劭，区宇混一，宜享安荣之乐，而大故遽及，生平抱负竟不获展万一，可哀也已。然其终始大节，日光玉洁，焜耀无穷，述作之伙，刻示永久，斯可以下慰九泉矣。崇儒报功，国家盛典，获纪其实，托名简编之末，又何敢辞？敬为之书，以谗来者。

延祐丁巳四月 日，国子祭酒东平晚生李之绍谨序。

札付

延祐五年五月初九日，奉江西等处行中书省札付，准中书省咨集贤院呈：

延祐四年十二月初五日，也可怯薛第二日，嘉禧殿内有时分，对速古儿赤、明里董瓦、学士喜春等，有来本院，官陈大学士奏：“郝伯常学士做国信使入宋讲和去，时于真州拘留了十六年间，做了一部《续后汉书》，并他平日作来的文章《陵川文集》。这两部书，中书省交江西行省，有管下学校钱粮内，开板去了也。奏。”

呵奉圣旨：“您与省家文书交疾忙了者么？”

道：“圣旨了也。钦此。”

具呈。照详得此，咨请钦依施行。准此。

省府仰依，已行开刊施行。奉此。

咨 文

中书省移江西行省咨文

皇帝圣旨里，中书省礼部呈，奉省判：翰林国史院呈，照得先据经历司呈奉礼部符文，承奉中书省，判送本部，呈准尚书郭嘉议关。

窃谓士遇则致君泽民，功被一时；不遇则著书立言，名垂后世。故翰林侍读学士、国信使、赠昭文馆大学士、资善大夫文忠郝公，以命世之才，为世祖皇帝所知。潜邸召见，置诸侍从。中统御极，即命讲好使宋，拘留十有六年，至元乙亥始得归国。凜然风节，远配古人。将被大用，以宿瘴而卒。其平日著述，如《三国志》，黜曹魏而主刘蜀，使正统有归，吻合朱文公《通鉴纲目》笔法，一洗前书之谬误，是诚有补于世教。又如《春秋外传》、《一王雅》、《陵川文集》等书，学者愿见而不得。似此遗稿，家藏尚多。不幸其子山南江北大道肃政廉访使文征早卒，伏虑前书，久而散失，良可惜也。如蒙朝廷允许，于怀州本家取发前来，付翰苑披详，发下板行。庶使一代儒宗雄文杰作不至湮没，传之将来，以见圣治文明之盛。是则非惟死者之幸，实后学之幸也。请转呈都省，照详施行。本部参详，如准所言，将郝文忠公遗文哀集梓行，诚有补于世教。具呈照详。

覆奉都堂钧旨：“送礼部，依上施行。”奉此，行据怀孟路申，今将《陵川文集》并《三国志》，申解前去，乞照验事，省部仰照验，议拟施行。承此具呈照详，得此，除将发到《陵川文集》一十八册，《三国志》三十册，送付编修官蒲道源等考校去后，今据待制赵穆、编修官蒲道源等官连呈：“文忠公郝经所著文集，笔力雄深，议论该博，忠义之气藹然见于言意之表。其《续汉书》得先儒之至论，黜晋史之帝魏，使昭烈上系汉统，扶立纲常，有补世教。其间叙事典赡核实，多前史所未及者。若蒙呈达都省，行下书坊，版行传后，非惟使斯人生平精苦之志，有以表见于世，亦示我国朝之有人焉。呈乞照验。”得此，翰苑议“得如准待制赵穆等所言，相应除将前项文集，依数发付礼部，依上施行外，得此。奉都堂钧旨：送礼部，照拟施行。”奉此，本部参详，郝文忠公著述《三国志》、《陵川文集》等书，既翰

林国史院考校，得堪以板行。相应得此，南行省所辖儒学钱粮多处刊行。相应得此，今将前项文集，随此发去都省，合行移咨，请照验行下。合属依上委官提调，如法刊毕，各印二十部，装褙完备咨来。

元史本传

郝经，字伯常，其先潞州人，徙泽州之陵川，家世业儒。祖天挺，元裕尝从之学。金末，父思温辟地河南之鲁山。河南乱，居民匿窖中，乱兵以火熏灼之，民多死，经母许亦死。经以蜜和寒菹汁，决母齿饮之，即苏。时经九岁，人皆异之。金亡，徙顺天。家贫，昼则负薪米为养，暮则读书。居五年，为守帅张柔、贾辅所知，延为上客。二家藏书皆万卷，经博览无不通。往来燕、赵间，元裕每语之曰：“子貌类汝祖，才器非常。勉之。”

宪宗三年，世祖以皇弟开邸金莲川，召经，谕以经国安民之道，条上数十事，大悦，遂留王府。是时，连兵于宋，宪宗入蜀，命世祖总统东师，经从。至濮，会有得宋国奏议以献，其言谨边防，守冲要，凡七道，遂下诸将议。经曰：“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今未有败亡之衅，我乃空国而出，诸侯窥伺于内，小民凋弊于外。经见其危，未见其利也。王不如修德布惠，敦族简贤，绥怀远人，控制诸道，结盟饬备，以待西师。上应天心，下系人望，顺时而动，宋不足图也。”世祖以经儒生，愕然曰：“汝与张拔都议邪？”经对曰：“经少馆张柔家，尝闻其论议。此则经臆说耳，柔不知也。”进《七道议》七千馀言。乃以杨惟中为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抚使，经为副，将归德军，先至江上，宣布恩信，纳降附。惟中欲私还汴，经曰：“我与公同受命南征，不闻受命还汴也。”惟中怒，弗听。经率麾下扬旌而南，惟中惧，谢，乃与经俱行。

经闻宪宗在蜀，师久无功，进《东师议》，其略曰：

经闻图天下之事于未然则易，救天下之事于已然则难。于已然之中，复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来者得遂，是尤难也。国家以一旅之众，奋起朔漠，斡斗极以图天下，马首所向，无不摧破。灭金源，并西夏，蹂荆、襄，克成都，平大理，躏蹠诸夷，奄征四海，有天下十八，尽元魏、金源故地而加多，廓然莫与侔大也。惟宋不下，未能混一，连兵构祸逾二十年。何曩时掇取之易，而今日图惟之难也？

夫取天下，有可以力并，有可以术图。并之以力则不可久，久则顿弊而不振；

图之以术则不可急，急则侥幸而难成。故自汉、唐以来，树立攻取，或五六年，未有逾十年者，是以其力不弊，而卒能保大定功。晋之取吴，隋之取陈，皆经营比次，十有馀年，是以其术得成，而卒能混一。或久或近，要之成功，各当其可，不妄为而已。

国家建极开统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遗黎残姓，游气惊魂，虔刘剽荡，殆欲殄尽。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且多也，其力安得不弊乎！且括兵率赋，朝下令而夕出师，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阖国大举，以之伐宋，而图混一。以志则锐，以力则强，以土则大，而其术则未尽也。苟于诸国既平之后，息师抚民，致治成化，创法立制，敷布纲条，上下井井，不挠不紊。任老成为辅相，起英特为将帅，选贤能为任使，鳩智计为机衡。平赋以足用，屯农以足食。内治既举，外御亦备。如其不服，姑以文诰，拒而不从，而后伺隙观衅，以正天伐。自东海至于襄、邓，重兵数道，联帜接武，以为正兵。自汉中至于大理，轻兵捷出，批亢抵胁，以为奇兵。帅臣得人，师出以律，高拱九重之内，而海外有截矣。是而不为，乃于间岁遽为大举，上下震动，兵连祸结，底安于危，是已然而莫可止者也。东师未出，大王仁明，则犹有未然者，可不议乎！

国家用兵，一以国俗为制，而不师古。不计师之众寡，地之险易，敌之强弱，必合围把稍，猎取之若禽兽然。聚如丘山，散如风雨，迅如雷电，捷如鹰鹯，鞭弭所属，指期约日，万里不忒，得兵家之诡道，而长于用奇。自浚河之战，乘胜下燕、云，遂遗兵而去，似无意于取者。既破回鹘，灭西夏，乃下兵关、陕，以欺金师，然后知所以深取之，是长于用奇也。既而为鞞腹之举，由金、房绕出潼关之背以攻汴；为捣虚之计，自西和径入石泉、威、茂，以取蜀；为示远之谋，自临洮、吐番穿彻西南，以平大理。皆用奇也。夫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而后可以用奇。岂有连百万之众，首尾万余里，六飞雷动，乘輿亲出，竭天下，倒四海，腾掷宇宙，轩豁天地，大极于遐徼之土，细穷于委巷之民，撞其钟而掩其耳，啗其脐而蔽其目，如是用奇乎？是执千金之璧而投瓦石也。

其初以奇胜也，关陇、江淮之北，平原旷野之多，而吾长于骑，故所向不能御。兵锋新锐，民物稠伙，拥而挤之，郡邑自溃，而吾长于攻，故所击无不破。是以用其奇而骤胜。今限以大山深谷，厄以重险荐阻，迂以危途缭绕，我之乘险以用奇则难，彼之因险以制奇则易。况于客主势悬，蕴蓄情露，无虏掠以为资，无俘获以备役，以有限之力，冒无限之险，虽有奇谋秘略，无所用之。力无所用，与无力同；勇

无所施，与不勇同；计不能行，与无计同。泰山压卵之势，河海濯蕪之举，拥遏顿滞，盘桓而不得进，所谓“强弩之末不能射鲁缟”者也。

为今之计，则宜救已然之失，防未然之变而已。两师既构，猝不可解，如两虎相斗，猝入于岩阻，见之者辟易不暇，又焉能以理相喻，使之逡巡自退？彼知其危，竭国以并命，我必其取，无由以自悔，兵连祸结，何时而已！

殿下宜遣人禀命于行在所，大军压境，遣使喻宋，示以大信，令降名进币，割地纳质。彼必受命，姑为之和，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图后举，天地人神之福也。禀命不从，殿下之义尽，而后进吾师，重慎详审，不为躁轻飘忽，为前定之谋，而一之以正大，假西师以为奇，而用吾正。北师南辕，先示恩信，申其文移，喻以祸福，使知殿下仁而不杀，非好攻战、辟土地，不得已而用兵之意。诚意昭著，恩信流行，然后阅实精勇，别为一军，为帐下之卒，举老成知兵者俾为将帅，更直宿卫，以备不虞。其馀师众，各畀侯伯，使吾府大官元臣分师总统，为战攻之卒。其新入部曲，薈不知兵，虽名为兵，其实役徒者，使沿边进筑，与敌郡邑犬牙相制，为屯戍之卒。推择单弱，究竟逃匿，编葺部伍，使闻望重臣为之抚育，总押近里故屯，为镇守之卒。使掣肘之计不行，妄意之徒屏息，内外备御，无有缺綻，则制节以进。既入其境，敦陈固列，缓为之行。彼善于守而吾不攻，彼恃城壁以不战老吾，吾合长围以不攻困彼，吾用吾之所长，彼不能用其长。选出入便利之地，为久驻之基，示必取之势。毋焚庐舍，毋伤人民，开其生路，以携其心。亟肄以疲，多方以误，以弊其力。兵势既振，蕴蓄既见，则以轻兵掠两淮，杜其樵采而遏其粮路，使血脉断绝，各守孤城，示不足取。即进大兵，直抵于江，沿江上下，列屯万灶，号令明肃，部曲严整，首尾缔构，各具舟楫，声言径渡。彼必震叠，自起变故。盖彼之精锐尽在两淮，江面阔越，恃其岩阻，兵皆柔脆，用兵以来未尝一战，焉能当我百战之锐！一处崩坏，则望风皆溃，肱髀不续，外内限绝，勇者不能用，而怯者不能敌，背者不能返，而面者不能御，水陆相挤，必为我乘，是兵家所谓“避坚攻瑕，避实击虚”者也。

如欲存养兵力，渐次以进，以图万全，则先荆后淮，先淮后江。彼之素论，谓“有荆、襄则可以保淮甸，有淮甸则可以保江南”。先是，我尝有荆、襄，有淮甸，有上流，皆自失之。今当从彼所保，以为吾攻，命一军出襄、邓，直渡汉水，造舟为梁，水陆济师。以轻兵掇襄阳，绝其粮路，重兵皆趋汉阳，出其不意，以伺江隙。不然，则重兵临襄阳，轻兵捷出，穿彻均、房，远叩归、峡，以应西师。如交、广、施、黔，选锋透出，夔门不守，大势顺流，即并兵大出，摧拉荆、郢，横溃湘、潭，以成犄角。一

军出寿春，乘其锐气，并取荆山，驾淮为梁，以通南北。轻兵抄寿春，而重兵支布于钟离、合淝之间，掇拾湖淝，夺取关隘，据濡须，塞皖口，南入舒、和，西及于蕲、黄，徜徉恣肆，以觐江口。乌江、采石，广布戍逻，侦江渡之险易，测备御之疏密，徐为之谋，而后进师。所谓“溃两淮之腹心，挟长江之襟要”也。一军出维扬，连楚蟠亘，蹈跨长淮，邻我强对。通、泰、海门，扬子江面，密彼京畿，必皆备御坚厚，若遽攻击，则必老师费财。当以重兵临维扬，合为长围，示以必取。而以轻兵出通、泰，直塞海门、瓜步、金山、柴墟河口，游骑上下，吞江吸海，并著威信，迟以月时，以观其变。是所谓“图缓持久”之势也。三道并出，东西连衡，殿下或处一军，为之节制，使我兵力常有馀裕，如是则未来之变或可弭，已然之失一日或可救也。

议者必曰：“三道并进，则兵分势弱，不若并力一向，则莫我当也。”曾不知取国之术与争地之术异，并力一向，争地之术也；诸道并进，取国之术也。昔之混一者，皆若是矣。晋取吴，则六道进；隋取陈，则九道进；宋之于南唐，则三面皆进。未闻以一旅之众，而能克国者。或者有之，侥幸之举也。岂有堂堂大国，师徒百万，而为侥幸之举乎？况彼渡江立国，百有馀年，纪纲修明，风俗完厚，君臣辑睦，内无祸衅，东西南北，输广万里，亦未可小。自败盟以来，无日不讨军实而申警之，彷徨百折，当我强对，未尝大败，不可谓弱。岂可蔑视，谓秦无人，直欲一军幸而取胜乎？秦王问王翦以伐荆，翦曰：“非六十万不可。”秦王曰：“将军老矣！”命李信将二十万往，不克，卒畀翦以兵六十万而后举楚。盖众有所必用，事势有不可悬料而幸取者。故王者之举必万全，其幸举者，崛起无赖之人也。

呜呼！西师之出，已及瓜戍，而犹未即功。国家全盛之力在于东左，若亦直前振迅，锐而图功，一举而下金陵、举临安则可也。如兵力耗弊，役戍迁延，进退不可，反为敌人所乘，悔可及乎！固宜重慎详审，图之以术。若前所陈，以全吾力，是所谓“坐胜”也。虽然，犹有可忧者。国家掇取诸国，飘忽凌厉，本以力胜。今乃无故而为大举，若又措置失宜，无以挫英雄之气，服天下之心，则稔恶怀奸之流，得以窥其隙而投其间，国内空虚，易为摇荡。臣愚所以谆谆于东师，反复致论，谓不在于已然，而在于未然者，此也。

遂会兵渡江，围鄂州。闻宪宗崩，召诸将属议，经复进议曰：

《易》言：“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殿下聪明睿知，足以有临，发强刚毅，足以有断。“进退存亡之正”，知之久矣。向在沙陀，命经曰：“时未可也。”又曰：“‘时’之一字，最当整理。”又曰：“可行之时，尔自知之。”大哉